

離家出走記

頭一次的離家出走，我芳齡四歲。

那日午覺後起床，精神飽了，肚子便餓了。想吃餅乾，但正忙著幫客人電頭毛的媽媽，一邊上捲子一邊皺眉高聲碎念。唸我每天下午強拉阿公的手，哄騙其去超市買餅乾；唸我餅乾總吃太多，導致晚餐經常吃不下。

「莫食糖仔餅！等咧媽媽泡牛奶予汝啉（不要吃餅乾！等下媽媽泡牛奶給你喝）。」她不耐煩地說。

我氣到不說話，卻被誤以為乖乖同意。十幾分鐘後，媽媽匆忙用克寧奶粉泡了一杯熱牛奶，遞給坐在老屋門檻上的我，之後繼續盯著客人頭顱，將每一小段頭髮梳直，髮尾處捲上一根鉛筆般細的捲子，順著毛髮將捲子捲到髮根。

她專注起來，往往看不見也聽不著身旁動靜，更別說留意到正在生悶氣的女兒了。我傾斜杯子，假裝喝著牛奶，刻意讓嘴唇沾了一圈白，實際上滴奶未進。

悄悄走到客廳角落，那裡種了一株馬拉巴栗，媽媽都叫它發財樹。它的葉子像綠色五角星，也像拚命張開的五根手指。平常，我總會拎著店裡的噴瓶，替這株盆栽噴噴水，祝福媽媽的店生意興隆；但那天決定報復她，偷偷把牛奶倒進盆栽裡。

牛奶倒光，杯子放回桌上。在客廳眾多歐巴桑聚集的喧鬧聲中，在燙髮機與吹風機齊聲發力的運轉聲中，我昂起下巴，踏出家門。

電視古裝劇的女主角若想離家出走，總得趁著夜深人靜，才能拎著白天已收拾好的細軟，壓低身子，在月光下悄悄溜出門。沒想到，在陽光依舊炙熱的午後兩點，在人聲依舊鼎沸的午後兩點，我竟然抬頭挺胸地，離家出走。

來到家門外空地，才開始思考離家出走的第一天，究竟要做什麼？平日午睡後吃完點心，也會一個人來這塊空地玩耍；但今日任務截然不同，畢竟現在目標是——離、家、出、走。

想起媽媽剛才那不耐煩的神色，令人太難過，我鐵定不是親骨肉。不如來尋找真正的親生母親吧。但，親生母親叫什麼名字？她住在哪裡？

聽爸爸說過，在家附近港口邊散步時，忽然聽到路邊垃圾桶傳來陣陣哭聲。循聲掀開垃圾桶，發現一隻小嬰兒躺在裡頭哭泣，於心不忍，便抱回家養。每次故事講到這裡，爸爸總會刻意停頓，接著笑開一張酒醉的紅臉：「那隻紅嬰仔，就是汝。」

去港口邊的垃圾桶瞧一瞧吧。說不定，當年拋棄紅嬰仔的親生母親已後悔不已，鎮日都在港邊尋尋覓覓，等著我出現呢。

●

要前去港口，就得踏上那條穿越「魔法森林」的黑暗之路。

黑暗之路的兩旁，聳立著密集生長的銀合歡樹叢。樹叢不斷向上攀爬，延伸至天際，幾乎遮擋住所有陽光。裡頭暗摸摸，地上有許多緩緩爬行的小蟲，草叢裡似乎藏著其他生物的眼睛。

沒下雨倒還好，若是雨天過後，有殼的蝸牛、沒殼的蝸牛，此時會遍布整條路上。牠們總是趁我正在黑暗之路上披荊斬棘，努力前行時，悄悄地爬上我的拖鞋、我的小腿。我最怕這種濕濕軟軟的東西了。

從前，如果不得不走這條路，姊姊會牽著我過去；此刻，站在魔法森林入口處，想到總是幫我換尿布，帶我去幼稚園上課的姊姊，眼前泛起霧。如果我回到親生母親懷抱，是否就看不到姊姊了.....

以袖口擦乾淚水，溼溼的手心往褲子兩側抹一抹，提醒自己別感情用事，也不斷信心喊話：只要找到親生母親，認真唸書，長大後功成名就，就能衣錦還鄉回來找姊姊了！

深呼吸，挺起胸膛，第一次獨自踏進魔法森林的黑暗之路。走入森林像走入整團濃霧，霧裡是另個結界。龐大的樹怪佔據兩側，身上爬滿無數雙黑手掌，不斷朝我揮來。躲避黑手掌時，不巧與樹叢裡的一對光亮對視。那個亮點極刺眼，刺得我只能眯起眼睛，雙腿發軟無力逃跑，蹲在原地尖叫。

重新睜眼後，才意識到，那是從銀合歡枝葉縫隙灑下的午後陽光。陽光在泥地映上一片片不規則的倒影，看起來像是過年時，姊姊教我用色紙做的窗花剪紙；也像是停電點蠟燭時，哥哥揮舞著唯妙唯肖的手勢，在牆壁上演的手語故事。

今天沒下雨，地上陰暗但乾爽，沒有爬滿可怕的無殼或有殼蝸牛。我開始像跳房子一樣，以單腳小心翼翼地踏住地上的陽光，盡量避免踩到枝葉所形成的陰影。這樣，應該就不會觸怒魔法森林裡的精靈了吧。

那段路其實不到二十公尺，但我走了好久好久，好不容易踏出那團濃霧，重回光亮世界。

正想鬆一口氣，新考驗再度來臨。森林對面的巷口，有兩隻面熟的野狗。平日牠們一見到我，原本趴在地上的軟軟身子，立即精神抖擻地站起，遠遠地瞪著我，嘴裡發出如同漱口清喉嚨的「嗑嘶—嗑嘶—」威脅聲。

如果阿公牽著我經過，一聽到牠們的齙牙咧嘴聲，阿公會彎下腰，手在路邊摸啊摸，假裝考慮著要撿哪顆石頭來回應牠們的威脅。欺善怕惡的牠們，總會夾著尾巴「嗚嗚—嗚—」溜到遠處。

今天沒有阿公陪我了。我牢記他的叮嚀：「莫看狗仔的目瞞」，刻意不與兩隻野狗的眼睛對上，專心遙望港口方向，同手同腳走過牠們。

背後不斷傳來熟悉的「嗑嘶—嗑嘶—」低吼聲。不敢跑，但腳步加快，全身處在戒備狀態，眼光不斷搜尋路邊有沒有合適的石頭。直到走得夠遠，遠到身後的野狗氣息消散，肩膀才鬆下來，走路也不再同手同腳。

空氣裡有一股混合海味與肉鮮味的鹹香味。抬頭一看，已經走到港口附近的曬魚乾廣場。廣場空地上，擺著一張張窗戶大小，鑲著木頭邊框的方形曬網，曬網上排著一條條臭肉魚乾。

廣場旁的屋子裡，許多大人們正忙進忙出。我知道其中幾位以碎花布蒙臉、僅露出一條眼睛的歐巴桑們，是媽媽店裡的老主顧。要是被她們認出我，就不好了。但肚子發出咕嚕咕嚕聲，早知道就在離家出走前，先喝完媽媽泡的那杯熱牛奶。看來下次得做好更萬全的離家出走計畫。

悄悄走近空地上的曬網，蹲下，迅速抓了兩條已曬得硬梆梆的臭肉魚乾，塞入短褲後口袋裡，拔腿逃走。

跑到另一側馬路邊的民宅古厝，在陰影處倚靠牆壁上，大口喘著氣，掏出口袋裡的魚乾。魚乾的身體好長，長到牠們的尖嘴巴和大眼睛，直接暴露在後口袋外頭。

所所所所以……剛才落跑時，後口袋的兩隻魚乾，就在光天化日下，跟著我忽高忽低的步伐，甩動著死不瞑目的眼珠嗎？那那那……忙著曬魚乾的歐巴桑們，不就統統知道我偷了魚乾？

覺得自己笨到無可救藥，但已餓到意識有點恍惚，只好盯著臭肉魚乾的眼珠，仿效在天主堂幼稚園上課時，看到修女的禱告動作，誠心地替魚乾祈禱，喊聲「阿門」後，大口咬掉魚乾的尾巴；突然想起，在家時我跟著媽媽拿香拜拜，趕快補唸「阿彌陀佛」，再吃掉剩一半身子的魚乾。

真的要離家出走嗎？小魚乾吃完了，媽媽很愛吃，爸爸也愛。肚子飽了，氣也消了，是不是該回家了？

思考人生難題時，後腦勺忽然被敲了一下。轉頭發現，是幼稚園裡的男同學，身旁是他的妹妹。「汝咧命待（你在做什麼）？」

「我欲去揣親生媽媽。」

「酷佗揣（去哪裡找）？」

「海港的糞埤桶。」

「好，做伙去！」

於是，各差半顆頭、年紀各差一歲的我們，並肩走在一起，筆直地朝向那充滿親情與鄉情的港口。愈來愈靠近港口了，只要過個馬路，就能踏入港口範圍，那裡有著為數不多的幾座黑色大垃圾桶。

我近鄉情怯地指著那些垃圾桶：「應該佇遐。」玩伴安慰似地拍拍我的肩膀，勇敢地拉著我們走近。我抓著桶子邊緣，墊起腳尖，在桶裡四處搜尋，只看到一堆垃圾。第二個垃圾桶，也沒有。第三個，也沒有。

剩下最後一個了。這次，除了仔細朝桶內搜尋，還在桶外繞了三圈，確認親生母親未躲在那裡。

我雙手向外攤，向遠處玩伴擺出困惑的聳肩姿勢。我聞到雙手散發怪味，湊近手指一嗅，是混合臭肉魚乾腥味與垃圾的怪味。好想回家洗手喔。

「小朋友，汝咧乜代！」一位阿伯忽然走近，高聲問。他腳上套著及膝的塑膠防水鞋，身上穿著附有吊帶、暱稱「青蛙裝」的連身魚褲。這時才發現，黃昏魚市場準備開始忙碌，遠方入口處陸續出現買魚人潮，原本空曠的馬路旁，陸續擺上一箱箱魚貨。

我們立刻原地鳥獸散。家在反方向的玩伴，拉著他妹妹的手，一邊逃跑一邊大喊：「明天學校見！」我因而想起——對啊，離家出走怎麼可以忘記帶書包？明天可是要上學耶！

跑回熟悉的灰色老屋外，先躲在窗旁，透過水泥窗花偷覷客廳裡的動靜。客廳一如往常，客人很多，媽媽也很忙。一位歐巴桑客人頂著新燙髻髮，正要踏出客廳。我趕緊退回旁邊巷裡，僅露出一片額頭與兩隻眼睛。媽媽跟著歐巴桑客人走出門外，對著遠去的歐巴桑背影不斷揮手：「順行哦！」說完後轉身回客廳，繼續忙著上髮捲。

我鎮定地踏進屋裡，坐在椅上，打開電視遙控器。外頭陽光變斜了，卡通時間要到了。

那晚，一切如常。哥哥與姊姊從學校回來，陪我一起看卡通；阿公買餅乾給我吃。或許是媽媽對白天發脾氣的事，感到有點抱歉，睡前她用比平常更溫柔嗓音，問我熱牛奶好喝嗎？我用力點頭。

那晚，靜靜躺在媽媽身旁，想著人生第一次離家出走，歷經風霜的種種風景。

●

日後，每當跟媽媽鬧彆扭，就想揹上書包離家出走。有次躡手躡腳準備開門，卻發現媽媽站在身後。她盯著我背上的書包，看著星期日的日曆，輕問：「汝欲創啥？」

她看著我，我看著她。我只好傻笑著卸下書包。

直到長大，我把那次唯一成功離家出走的經歷，埋藏在內心深處，獨自守護超過三十年。

前幾年夏天，姊姊帶著唸幼稚園的外甥女回澎湖。她倆鬧彆扭，外甥女一氣之下，悶不吭聲地趴在大門上，墊起腳尖試圖開鎖。姊姊不耐煩地問：「你到底要做什麼啦？」外甥女用力將臉扭向一旁，不回話。

將這一切盡收眼底的媽媽，以貴妃臥姿躺在沙發上，把硬硬的廣告紙當作扇子，一邊搧著涼風一邊徐徐地說：

「伊欲離家出走啦！跟伊阿姨細漢全款。伊阿姨細漢無歡喜，揸冊包欲出門。問伊欲創啥，伊惦惦毋講話。」

什麼！原來媽媽早就知道了啊……